

哀送喪者百數羣奉主人賢祠春秋牲祀

高似孫《緯略》校注

嗣孫 祐謹識

按高似孫文虎之子累官中大夫擢舉建康府崇禧觀贈
大夫似孫博雅好古有父風嘉定七年邑令史安之請
錄十卷文物典故有稽迄今藉焉子厯字堯象累官通
婺等州積階朝奉郎卒葬文虎墓右厯子叅蘭谿知縣

從周誌

疎寮公入餘杭縣詩

明發遵西陸驅車月流光佳山迎車來知是古餘杭危樹
如雨平野日未陽支流瀄清源弱羽無高翔人家叢澗

載山水鄉扣門作午憩白飯羞文斲邂逅有足歡離合非

（宋）高似孫合著 左洪濤 校注

載江村遺稿



寧波學術文庫

高似孫《緯略》校注

(宋)高似孫 著

左洪濤 校注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似孫《緯略》校注 / (宋)高似孫原著;左洪濤
校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308-10714-3

I .①高… II .①高…②左… III .①雜著—中國—
宋代②《緯略》—注釋 IV .①Z429.4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41473 號

高似孫《緯略》校注

(宋)高似孫 著 左洪濤 校注

責任編輯 吳偉偉 weiweiwu@zju.edu.cn

封面設計 木夕

出版發行 浙江大學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號 郵政編碼 310007)

(網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報報業集團盛元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17

字 數 291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308-10714-3

定 價 45.0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裝差錯 負責調換

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部郵購電話 (0571)88925591

前 言

南宋浙江鄞縣高文虎、高似孫父子在宋代皆享文名。其中高文虎字炳如，紹興三十年進士，聞見博洽，多識典故，與修多朝國史和皇帝實錄，寧宗朝曾先後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讀等職，慶元四年草有著名的《禁偽學詔》，著有《蓼花洲閑錄》一卷，可惜其生卒年失載。高文虎子高似孫，字續古，號疏寮，孝宗淳熙十一年進士，曾任校書郎，出知嚴州、處州等。高似孫父子為南宋著名學者和文人，然二高生卒年素少人知，《宋史》、《南宋館閣續錄》等史籍未有明載，今人所編《全宋詞》、《全宋詩》、《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宋代卷》亦未能詳，本課題最早從考察高似孫父子的生卒年開始。

一、高文虎、高似孫父子的生卒年

筆者 2003 年從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古代文學博士畢業後，任教於寧波大學文學院。在 2008 年年底博士論文出版之前，筆者先後寫了幾篇論文，討論宋金時期的王重陽、高似孫、吳文英三人，到底是誰最早填“最長詞調”的問題。在當時的資料中，王重陽、吳文英可以查到生年，但找不到高似孫生年，僅宋元時的《直齋書錄解題》、《南宋館閣續錄》、《文獻通考》，同時記載高氏“少有俊聲，登甲辰（1184）科……寶慶元年（1225）知處州”，高氏是淳熙十一年（1184）的進士。筆者的考證方法是：先從常識中縮小範圍，無論高似孫是 15~50 歲之間任何一年考中進士（1184），他的生年只能在 1134 年至 1169 年之間；其次再從個人特別的經歷進一步縮小範圍，因宋代官員一般 70 歲就必須致仕（退休），如果高氏到 50 歲（1134 年生）才中進

士，知處州時就 91 歲了。像高氏這樣的普通官員是不可能到 91 歲還做官的，所以他知處州時最多 69 歲，可推算是最晚也要 28 歲中進士（1155 年出生）。這樣就把高似孫的生年限定在 1169 年至 1156 年，也符合前述資料中高氏“少有俊聲”的敘述，同時就能肯定高似孫的生年晚於王重陽、早於吳文英。在正統文人裏，高似孫最早填“最長詞調”，與道教詞人相比，他稍晚於王重陽。這就解決了這一個問題。這也是筆者在浙江大學人文學院讀博士期間，對先生們講的“可以把加減法、推理法等多種方式引入考證”的方法，進行一次靈活運用。

嵊州籍學者張秀民先生在《文獻》發表的論文裏，提到他看到過有關高似孫的家譜《剡南高氏宗譜》（以下簡稱《宗譜》），然他只查到卒年還是找不到生年。在 2005 年的宋代文學研討會上，筆者曾求教于社科院的家族文學研究專家張劍先生有關高似孫問題，他認為在存在高似孫家譜的情況下，僅把高氏生年限定在十幾年內是不夠的，還要從《宗譜》找到高氏的出生年。幾經周折，筆者於 2006 年年初，在浙江省嵊州文物管理委員會獨藏的民國 20 年（1931）高我桂等第七次續修的永思堂木活字本《剡南高氏宗譜》中，對此問題有了新的發現。

該譜始修於元至正三年（1343），一卷首八卷（今缺第八卷）。卷首為譜序、源流記、凡例、排行字、錄序等；卷一為族內名人行述、祠堂記、約、墓誌銘等；卷二為系圖；卷三至卷八為歷代行傳。該譜以高文虎為始遷祖，南宋慶元年間文虎自鄞縣遷居嵊縣（今嵊州市）邑南（今城關鎮），自後世系、行傳，歷歷可考（包括卷二內紀系圖、卷三至卷八內紀行傳）。據卷三《內紀行傳》：

高文虎，字炳如，號雪廬，行八十五。紹興二十年梁克榜進士。官至翰林院華文閣大學士，有《天官集注》傳世。博物洽聞，編修國史，性愛山水，慶元中入剡，建玉峰堂藏書寮于金波玉岑山，即明心寺之東麓也。卒葬其處，為南渡始祖。生於紹興甲寅（1134）六月廿三日，卒於嘉定甲戌（1212）五月初一日。配太學生升上舍紹興丙寅科貢士周世修字德遠公長女，合葬剡北金波玉岑山明心寺左，事見《邑志》《並傳》。生二子，似孫、飲孫，一女適司農卿趙士遠。

高似孫為高文虎長子，《內紀行傳》又載高似孫：“字續古，號疏寮，行三，由太學率履齋登淳熙甲辰進士第，與嫡叔文善同榜。仕會稽簿，上殿奏事建博，召試官職校書郎，歷官中奉大夫、提舉建康府崇禧觀、通議大夫。

生於紹興戊寅(1158)二月初三日,卒于紹定辛卯(1231)十月十五日。娶侍郎趙礪公之女,封恭人,合葬剡北金波山父墳側。事見《邑志》並《傳》。生二子,普、曆。”按文虎行傳中“二十年梁克榜進士”當作“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進士”,紹興二十年未開科取士,紹興三十年(庚辰)狀元是梁克家,《宋史》卷三百九十四高文虎本傳亦載其“紹興庚辰進士第”。據上記載,可知高文虎生卒年為 1134—1212 年,高似孫生卒年為 1158—1231 年。

二、高似孫生平簡述

高似孫一生著述甚豐,涉及經、史、子、集四部。具體來說,其學術更側重於文獻的編目、整理、輯錄等方面,與重性理、好議論的宋學相比,面貌迥異,似更接近於漢之訓詁學。與魏晉名士般放曠不羈的性格很類似,在以道學氣相重的宋儒眼中,被視為另類而多有謗辭。因此高氏雖有等身之作,卻歷來少有人關注,而對其人品的攻擊倒是較多。本部分試從家譜、方志、宋人筆記等文獻中勾輯出高氏一生行事之大概,盡可能還歷史本來面目,並對其存世的《剡錄》、《史略》、《子略》、《緯略》、《騷略》、《硯》、《蟹略》、《文選句圖》、《文苑英華纂要》、《疏寮小集》、《剡溪詩話》等十一種著作的版本、內容、歷代評價之可考者,一一加以梳理。其中《剡錄》為紹興地區的第一部縣誌,亦是現存較早的宋代方志之一;《史略》為現存唯一一部史籍專目;《子略》為子部書籍的目錄及提要;《緯略》集中體現了高氏治學的主要特籜。本部分以及第三、四部分的介紹,除了從《剡南高氏宗譜》中找出已經證實的資料外,還參考了臺灣琬寬重先生《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版)、洪业《高似孫〈史略〉笺正序》(选自《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 2001 年版)和琬慧鳴《高似孫的生平及其著作》(復旦大學 2000 年碩士學位論文)中有關高似孫及其家族的相關研究成果,特在此一併說明並致謝。

高似孫是高文虎長子,字續古,號疏寮,淳熙十一年(1184)進士,自幼在人文氣息極盛的氛圍中耳濡目染,兼之穎悟嗜學,熟讀經史典籍,旁涉詩詞文賦及諸子百家之書。凡讀書過目成誦,為詩作文,涉筆即工,不待思索。與舅氏周子瑞、周子章等同入太學,晨夕坐談文藝,討論典制,相契甚厚。^①少時的廣泛閱讀和談詩論道,為高似孫日後的著述打下了堅實的根

^① 《剡南高氏宗譜》卷一,《疏寮公行述》,浙江省嵊州文物管理委員會藏。

基。下面看看《剡南高氏宗譜》之《疏寮公行述》：

公諱似孫，字續古，號疏寮，生於鄞，從父雪虛公來剡。自幼穎悟嗜學。凡讀書過目成誦，詩古文詞，涉筆即工，不待思索。又屬意尋山水勝，遇迹必考，遇物必詳。剡中諸美，為所襟收。嘗與舅氏周子瑞、周子章等同學，晨夕坐談文藝，討論典制，相契最厚。前守處州，有《緯略》、《騷略》等作，所言皆道術權變、調劑文武之義。嘉定朝，剡令史安之亦鄞人，慕祖才名，以剡典故無稽，求之作志。乃為撰《剡錄》十卷。凡山川城社人物景迹，細及土產、風俗、茶品、泉味有辨，罔不詳悉。剡邑為之發耀，家居宦任，著述極富。每為文士習誦，又善以孔孟之旨，借發於淺近之言。邑中名俊類奉為宗法，持躬最謙藹，雖倉卒無失常容平居，未嘗有躁怒之狀。紹定辛卯卒，葬于金波山。縉衿慟哀，送葬者百數羣。奉主人賢祠春秋牲祀。

嗣孫 佑謹識

按高似孫，文虎之子，累官中大夫，提舉健康府崇禧觀，贈通議大夫。似孫博雅好古，有父風。嘉定七年，邑令史安之訪，作剡錄十卷。文物典故有稽迄今籍焉。

以下按照時間，根據不同時期特籐，把他一生簡要分為三個時期論述。

(一) 鄞縣時期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高似孫在太學率履齋登進士第，賜文林郎。高似孫治詩賦，同榜登第的還有其嫡叔高文善。^① 高文善嘉泰二年(1202)任國子監書庫官、籐檢試卷。^② 登第後，高似孫紹熙中被授予紹興府會稽主簿之職。樓鑰《攻媿集》(四部叢刊本)卷三十一有《除給事中舉高似孫自代狀》一文，稱“林郎、紹興府會稽主簿高似孫夙有俊聲，能傳家學，詞章敏贍，吏道通明”，故“以自代”，舉之為給事中。^③ 《高似孫史正序》(以下簡稱洪文，本文引洪說均出自此文)一文據《學士院題名》考知，樓鑰以中書舍人除給事在光宗紹熙五年(1194)九月，故高似孫在此年之前，應一直在會稽主簿任上。由縣主簿到給事中，其間官階相差甚遠，故樓鑰之舉薦未被接

① 《剡南高氏宗譜》卷一，《疏寮公行述》。

② 徐松：《宋會要》，《選舉》，卷21之9。

③ 樓鑰：《攻媿集》卷31，《除給事中舉高似孫自代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頁。

納應在情理之中，考各書亦無高似孫任給事中的記載。然作為高似孫的前輩和同鄉，他此舉並非冒然，當是基於對高似孫的瞭解和賞識。《南宋館閣錄續錄》記載：“似孫字續古，慶元府鄞縣人，淳熙十一年衛涇榜進士出身，治詩賦，五年十月除，六年二月通判徽州。”他于慶元五年（1199）十月除秘書省校書郎，^①同年曾任武學博士。^②在京不到一年，即於第二年二月出任徽州通判。^③

之後高似孫的仕途不太順利，嘉泰三年（1203）知信州，曾被彈劾“徽陵轍，喪寓居，擾郡政”^④。開禧元年（1205），知嚴州，與祠祿。^⑤嘉定元年（1208）正月十五日，因其父之故，被封為通議大夫，^⑥嘉定元年（1208）二月，在知江阻軍任上，被傅伯成彈劾諂事韓侂胄及無君心，被迫降五官，^⑦“年九月為著作佐郎”。嘉定十七年（1224）時，為朝議大夫，新除秘書省著作郎兼權右郎官。^⑧高氏家族除了通過教育爭取功名和經營產業，以取得個人身份和家族在地方上的實力之外，經由婚姻關係的建立及人際關係的經營，也是建立人際網絡、確立社會地位的重要基礎。其中婚姻關係與人際網絡常相互交織、影響，形成較好的社會關係。然而遺憾的是，韓侂胄當政對四明士族影響頗大，四明士族之間也常因個人政治立場互異而相互攻伐，因學術理念與風氣的轉變，以及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分裂。于是高文虎、高似孫先後因迎合韓侂胄、打擊道學，而與當地的理學家疏遠。高文虎父子攜本族由鄞縣遷至剡南。之後有十多年時間的仕途不可考知，而可以確定的是，這一時期高似孫經歷了對其一生有着重大影響的兩件事：隨其父遷剡和為其父守孝。

（二）遷剡和守孝時期

高文虎娶太學生、紹興丙寅科貢生周世修之長女，遂生高似孫。世修

① 《南宋館閣錄續錄》，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325頁。

② 《全宋詞》，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2268—2269頁。

③ 《南宋館閣錄續錄》，第327頁。

④ 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75之37。

⑤ 《全宋詞》，第2269頁。

⑥ 《剡南高氏宗譜》卷一，《疏寮公行述》。

⑦ 徐松：《宋會要》，《職官》，74之28。又《全宋詞》，第2269頁。

⑧ 《南宋館閣錄續錄》，第317頁。又見桑世昌撰，高似孫刪定：《蘭亭考·序》。

爲嵯仁德鄉人，而文虎性愛山水，尤嗜剡（嵯縣古名）的佳景。^①高文虎以台臣言而奪職，遂于慶元（1195—1201）中入剡，建玉峰堂、秀堂、藏書、雪廬于金波山明心寺之東麓，因家焉。^②洪業先生考文虎最後任職之時間爲慶元六年（1200），則文虎寓剡當在1200—1201年間。高似孫此時還在徽州通判任上，我們可以推理，據高似孫《緯略·序》，嘉定五年（1212），程准新刊程大昌《演繁露》成，以寄文虎，高似孫從旁觀焉，則此時高似孫已隨父居剡。通行本《緯略》（如《墨海金壺》本、《守山閣叢書》本）均無此序。據洪文所稱，宣統辛亥（1911）葉煥彬（德輝）見明仿宋刻本於上海，此本前有高似孫之序，且不但通行本標明所缺的兩條俱在，還比之多了四條。葉氏因抄之，益以跋，訂以所藏白鹿院活字本《緯略》中。葉本後藏國立北平圖書館，不知今在何處。現錄此序於下：

嘉定壬申春，程氏准新刊尚書公《演繁露》成，以寄先公，先公得書，晝夜看不休。雖行野中，必與俱。對賓客飯，亦不舍。似孫從旁問曰：“何爲奇古？”先公曰：“是皆吾所欲志者，筆不及耳。”似孫盡一夜之力，省侍旁見聞者，鈔作二卷，急課筆史仍裝標成冊，以呈先公。先公翻閱再三，且曰：“此書好於《演繁露》，何人所作？”對曰：“似孫嘗聞尊訓有所欲志，是乃夜來旋加輯錄者。”先公喜曰：“吾志也，宜增廣卷帙，庶幾成書。”一月後，甫得卷十二，而先公已捐館。展卷輒墮淚。然不可因此而失傳，略識其事，以爲之序。嗚呼！後四年，乙亥正月十日似孫書。

如據此序，文虎當卒於嘉定壬申，即嘉定五年（1212）。然《剡南高氏宗譜》所記文虎之卒年卻爲嘉定甲戌（1214）五月初一，與前所述有兩年的出入。此譜既爲高似孫所首修，所記文虎卒年應據自高似孫。《剡南高氏宗譜》收有高似孫所撰修譜緣由的文章，落款爲“嘉定十七年（1224）秋”，當修於此前不久。修譜之年與作《緯略·序》的時間相差不到十年，且對於父親卒年這樣重大的事，自是不當記錯，而這兩年的出入，又當如何理解？或是此序爲僞作，書商作僞不是沒有可能，然其做僞的手法必定十分高明，不然何以能騙過像葉德輝這樣見多識廣的行家呢？因未見原書，只能存疑。或是《剡南高氏宗譜》所記並非高似孫之筆錄，而爲其後人所補，所隔年代既

① 《剡南高氏宗譜》卷一，《雪廬公傳》。

② 康熙《嵯縣志》卷九，民國《鄞縣通志》人物類表第三。

久，也可能記錯。高似孫《騷略》卷二《零台神弦曲》的序中有“甲戌春，奉先公，車過臺下”之句，甲戌為寧宗嘉定七年（1214），《剡南高氏宗譜》記文虎卒日為此年的五月初一，此時應已入夏，而事實是此年春天之前，文虎已下世。如此一來，就增加了葉氏訪得高似孫之序的可靠性。無論如何，嘉定七年（1214），嵎令史安之訪高似孫作《剡錄》時，高似孫應已居嵎。《剡錄》中稱其父為“先公翰林”，其時文虎已逝。由《剡錄》可知高似孫對剡之山水勝迹了然於胸，當是在剡居住有年矣，則嘉定五年，高似孫隨父居嵎，應是令人可信的。

高似孫應為其父守制三年，期滿後是否馬上出來做官，所做何官，不可考知。居鄉期間，高似孫一方面屬意尋山水之勝，遇迹必考，遇物必詳，剡中諸多美景盡收其心；另一方面研讀典籍，筆耕不輟。高似孫著作可確定作於這一時期的有《緯略》（1212）、《剡錄》（1214）；《騷略》雖未注明作於何時，但其中多涉越一方之事，估計其中亦有多篇作于居越期間；嘉定八年（1215），還為其母族周氏的族譜作了序，^①現錄此序於下：

按：嵎在揚州吳越中，僅僅支屬，星次未足縷析。唯吳越位當少陽，於卦為巽，以斗牛女為分星，則嵎亦從之。夫天文所聚，地靈所鍾，結為佳山水，留連娛目，令人應接不暇。所以右軍之金庭，安道之故里，子猷之雪棹，康樂之落九，而齊之顧歡東歸、握麈攜素琴、終於剡山；唐之知章清談風流，放誕自浪狂於四明；若方幹之賦詩，入剡天驥之雪遊鹿苑，諸賢屢屢於山明水秀、層巒疊嶂間，與致偏豪時，或泛舟花山梅雪，夾岸幽香不斷，稱非人間世。是以名人巨公往來多家焉。余先大人諱文虎、字炳如，原籍於鄞。紹興中登進士，以修國史，故始寓越。娶剡仁德鄉太學上舍世修公女周氏。而生不肖，余幸屬周之甥。先君酷嗜剡中山水之勝，然剡舊治向無志錄，邑令史君安之，不以余為固陋，以《剡錄》十卷屬予編，稽時嘉定七年也。細考淳風之樸、科第之盛，無如我母氏家之延名師以訓子若孫；其敬恭梅溪王公，奚啻骨肉，凡有制義，護存如拱璧。孫一日創見周氏家乘，而王公之墨迹猶鮮，余小子何敢贅，但為周之甥，是當溯周之源流，其世次載在王公錄中，亦最悉矣。至於國寶君之一種勤學義方之訓，雖千古當誦法也。余作《剡錄》，當日家有塾黨，有庠古人之教也，獨周氏作淵源堂，制先

^① 高似孫：《周舅氏族譜序》，見《剡南高氏宗譜》卷首。

聖十哲、七十二子像，構齋辟楹，延師以訓，乃至一門登第者濟濟說說，可謂食報奢矣！然未艾也非契，余《剡錄》中家塾黨庠之效哉，但周氏聚族，千餘子孫繁衍，求賢渴如，慕義尊祖，甘為敬宗好古君子。一日閱典故，感籍談之忘祖，崇韜之誣祖，陶淵明之棄族，杜正倫之亂族，乃歎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而可忘奚？子孫為然，非譜則莫知所統，必湮其名，泯其族，視親人為陌人，尚何孝悌；敬慕之為哉，故後之子孫登是譜者，誠以國寶君之心為心，則創業垂統之緒久焉。而繼尊祖敬宗之必油然而生，追遠裕後之情藹然而著，則余作《剡錄》中之，家有塾黨有庠之說，非我母氏家之遺訓哉，於以俟周氏來裔之世勸，云。

時

嘉定八年歲次乙亥夏榴月

中大夫、提舉建康崇禧觀、通議大夫甥高似孫頓首拜撰

從“余先大人諱文虎、字炳如，原籍於鄞。紹興中登進士，以修國史，故始寓越。娶剡仁德鄉太學上舍世修公女周氏。而生不肖，余幸屬周之甥。先君酷嗜剡中山水之勝，然剡舊治向無志錄，邑令史君安之，不以余為固陋，以《剡錄》十卷屬予編，稽時嘉定七年也”可知，高似孫作此序時，其父高文虎已經去世，他們已經舉家遷嵯，他已經應邑令（縣令）史安之的請求編完《剡錄》。又從“細考淳風之樸，科第之盛，無如我母氏家之延名師以訓子若孫”可見，其為人之謙和、中正。

（三）由剡重入仕至去世時期

嘉定十六年（1223）五月，高似孫再度入館，任秘書郎，十七年九月除著作佐郎、^①兼權吏部侍右郎官。^②“寶慶元年（1225）九月知處州”^③，頗有政聲。光緒《處州府志》卷十三“文職一”載高似孫“紹定戊子（宋理宗紹定元年，1228）守郡時，村民獻雙蓮花三，雙蓮實二，咸以為仁德所召”。又同書

① 《南宋館閣錄 續錄》，中華書局 1998 年版，第 299 頁。

② 高似孫《蘭亭考序》自署曰：“嘉定十七年秋九月日朝議大夫新除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高似孫謹書。”延祐《四明志》卷四“人物考”《高閔傳》中稱似孫為禮部郎；全祖望《句餘土音》中《高處州竹墅》詩注謂似孫為禮部侍郎、知處州。洪文據《宋史·職官志》考知，吏部郎中、員外郎有尚左、尚右，侍左、侍右之別；禮部無侍右郎官。而侍郎則太中大夫，非朝議大夫，故似孫此時應兼權吏部侍右郎官。

③ 《南宋館閣錄 續錄》，中華書局 1998 年版，第 317 頁。

卷八載高似孫《修忠節祠記》：

高似孫守栝(處州)兩載,一日小孫彭夢神人曰:“我太原孟縣義烈祝公也,姜官師也,章少傅也、詹光祿也。一屋荒寂,西亞角樓雲馬風車,謝守振拔者,魚魚闐闐,我慕焉。幸為啓太守。”彭曉白其事,乃謁以香四。公名稱宛與夢合,即上奏原賜旆額肖像而奉之。竊惟天之為天,人之為人,同一清明。其生為忠臣,死亦如之,耿亮湛滢,直可以配天。諸公皆以罵賊不屈於刀鋸。報之者嗇。有國者所當盡其義,為人臣者不當辭其責。予歸矣,稍刊其意,以告後之垂意於斯者。

從上述引文可知,高似孫離開處州,當在紹定一、二年(1228—1229)間。鄉民獻蓮花、蓮實的舉動,很可能是其離別的紀念,對他為官的肯定。

處州為高似孫最後任職之地,辭官後,高似孫當一直居嵯,直至紹定辛卯(理宗紹定四年,1231)十月十五日卒,享年七十四,葬于嵯縣金波山明心寺父墳之側。高似孫娶侍郎趙番之女,封恭人。生二子:一曰普,任職不詳;一曰歷,字堯象,累官通判溫、婺等州,積階朝奉郎。^①

三、高似孫重要學術專著

由於多種原因,南宋學者對高似孫的人品評價不高,下面談其著作。高似孫家境饒富,興趣廣泛,勤於歸集各類文物,所學博雜,著作繁富,而宋末學者陳振孫,對他這些著作總論是:“其讀書以隱僻為博,其作文以怪澀為奇,至有甚可笑者。就中詩猶有可觀也。”^②《蘭亭考》一書,則在桑世昌編纂的基礎上,重新刪修而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這些書籍的評價,兼顧正反面,似乎較為中肯。他們認為高似孫之“學本淹博,能旁徵群籍,以為之佐證,故敘述頗有可觀”^③。《蟹略》一書是以傅肱《蟹譜》為基礎,依門類分別徵引前人詩賦,條列記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採摭繁富,究為博雅,遺篇佚句所載尤多,視傅譜終為勝之”^④,並認為孫之祿所撰《晴川蟹錄》四卷及《後錄》四卷,亦遠不如高似孫與傅肱之著;^⑤書中採錄高似孫

① 《剡南高氏宗譜》卷一,《疏寮公行述》。另見高世孫刪定,戴枚修,董沛等纂:《鄞縣誌》,卷28,《人物傳》,第14頁下。

②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245,第1940頁。

③ 高似孫:《硯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提要》,第1頁下。

④ 高似孫:《蟹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提要》,第2頁下。

⑤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版,卷116,第42頁下。

詩賦頗多，有助於瞭解其文學造詣。《緯略》之言篤實，亦考古者所必資，^①《文苑英華鈔》是應周必大之請，將《文苑英華》中可用者，集為四書，原為自用，以便於後學而刊印出版；館臣說此書雖“搜羅亦頗該洽”，“僅為詞科豆丁之學爾”。^②《文選句圖》一書，則是所錄皆《文選》諸詩，但“去取不甚可解”^③。高似孫的學問尤其側重於文獻的編目、整理、輯錄等方面，與重性理、好議論的宋學相比，呈現出迥然不同的面貌，似更接近於漢之訓詁學。其一如魏晉名士般放曠不羈的性格，在以道學氣相重的宋儒眼中，被視為另類而多有謗辭。故而高氏雖有等身之作，卻歷來少有人關注。一生著作甚豐，經、史、子、集均有成就，著有《唐科名記》一卷、《剡錄》十二卷、《史略》六卷、《子略》四卷、《蟹略》四卷、《硯箋》四卷、刪定桑世昌《蘭亭考》、《唐樂曲譜》一卷、《緯略》十二卷、《選詩句圖》一卷、《文苑英華纂要》八十卷、《疏寮集》三卷、《煙雨集》、《騷略》三卷、《剡溪詩話》一卷等。而《經略》、《集略》、《詩略》、《古世本》、《戰國策考》、《陰符天機經》、《蜀漢書》、《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漢官》、《煙雨集》等則已佚。其中《剡錄》是紹興的第一部縣誌，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帶有目錄的地方誌；《史略》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專科目錄；《子略》是專門的子部書籍提要及目錄；《緯略》集中體現了高氏治學的主要特籜。古今學者尚未對《緯略》進行對校、注釋等整理工作。

四、《緯略》版本及相關情況

有關《緯略》的版本，有《叢書集成初編》本、《四庫全書》本、葉德輝訪得明仿宋刻本，還有《墨海金壺》本（嘉慶本、影嘉慶本）、《守山閣叢書》本（道光本、鴻文書局影道光本、博古齋影道光本）。

（一）《緯略》的版本及價值

在《緯略》的版本裏，其中葉氏訪得之本不但有高似孫之序，且他本標明所缺諸條俱在，還有《筆館》、《甲觀畫堂》、《八陣圖》、《風馬牛》四條，當為現存版本中之最善者。現以《叢書集成初編》本《緯略》論之，共十二卷，每卷二十四至四十七條不等；每條各有標題，題下彙集其他諸書中相關的文字，並注明各段文字所出何書；其間或參己意，或純為輯錄。要之體制大致

① 高似孫：《緯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提要》，第2頁上。

②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31，第3頁下。

③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91，第1頁下。

如此。所附沈士龍跋稱：

第自潛騷、招隱、八風、圍棋、以及毘毘、禡牙之類，大都全錄《藝文》、《初學》、《北堂》、《御覽》諸書，無多增損。則知宋世篇集，不復具存，適取類書，誇示宏肆耳。

高似孫之學問多從類書而來，而細觀《緯略》中每一條目的寫法，於一題下排列其他各書的相關文字，也有類似于類書的寫作。只是從全書範圍來看，條目之間的編排並無一定的規律，而類書的條目，或以詞類排，或以韻部排，均是有規律可循的。這一隨意性與讀書筆記的性質正相合，隨讀隨記，並不要求自成體系。

(二)序言書名問題

所見《叢書集成初編》本(據《守山閣叢書》本排印，並附《墨海金壺》石印本抄補曹學佺序一篇及缺文兩則於後)前有序曰：

高似孫既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又輯《詩略》，事有逸者、瑣者，為《緯略》。蓋與諸略相經緯，不以彙分者，可續也。

《四庫全書》本此序同，只是《詩略》處為《騷略》。今《詩略》一書全不可見，而《騷略》所收皆為高似孫所作擬騷賦，今編《全宋詩》將之作為高似孫之詩而收入，或《騷略》、《詩略》即為一書亦有可能。然《騷略》應為高似孫之創作，不當用“輯”，或恐真有《詩略》而今已亡佚，故未敢斷然下一結論。據此序，則《緯略》之作似在其他諸略之後。然此序似為刻書之人所加。前文已錄葉德輝曾訪得高似孫之原序，言此書作於嘉定五年(1212)，乃在其父的授意下用一月之力而完成。高似孫著作之有年代可考者，當以此書為最早，故《緯略》之作是為了“與諸略相經緯”的說法不應成立，因此時其他諸略多半還不曾寫就。所以以“緯”命之者，似欲待其續有所得，彙之而成篇也。此與高似孫序中所言先成二卷以呈其父，一月後乃得卷十二的情形正相符合。

以上所提及的諸略中，今唯《史略》、《子略》、《騷略》與本書存，其中《史略》、《子略》為專述史部和子部之書的目錄學著作(《經略》、《騷略》雖已不可見，然體制多半與此二書相同，亦可推斷其為經部和集部的目錄書)，《騷略》全為擬騷賦，均可視為概括一種學問的專著。《緯略》的成書時間早於《騷略》、《史略》，而體制與《史略》、《子略》等專述一部之書的目錄學專著亦

有所不同，不但打通四部，且並不限於論書，釋字詞、考事實、集詩文、述逸事，不一而足。無論在內容上還是體制上均無一定的規範。若要定其性質，可稱之為學述隨筆；若要述其特籐，可以一字概之，那就是“博”。

《開有益齋讀書志》卷四在論《緯略》“舛誤亦稀”的原因時，認為是因為是書“排比事類多取相同者，廣徵博引而罕有詰難”。後人有譏《緯略》之誤的，只能找出一條，言其中卷八“《水仙賦》”引梁元帝《金樓子》雲劉子玄為《水仙花賦》，而劉子玄即《史通》作者劉知幾，實為詔人，梁元帝安能知之？原來《金樓子》所載是劉休玄，高似孫誤記為劉子玄，以至於鬧出了“關公戰秦瓊”的笑話。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五十四指出《緯略》所引之書或已佚，乃從類書中輯錄，卻仍標本書者，未免有意於矜奇炫博。標本書實未錯，可便於輯佚；至於不標類書名，此乃宋人引書之通例，非高似孫一人的問題。

凡 例

本書的標籀、校對、注釋，主要參考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呂薇芬、楊鐮先生的《張可久集校注》的校注方式。

一、《緯略》的版本

本書有《叢書集成初編》本、《四庫全書》本，還有《墨海金壺》本、《守山閣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墨海金壺》本及《守山閣叢書》本皆收此書。《守山閣叢書》本校讎最精，故《叢書集成初編》據此排印，並附上《墨海金壺》本抄補，曹學佺所作《序》及闕文兩則附於後。此次整理，主要以《叢書集成初編》本的《緯略》為底本。

二、此次整理工作包括標籀、校勘、簡明注釋以及文字處理等。

三、字體與標籀

有些字簡化後容易引起誤解，為了便於文史工作者參考，避免歧義，本書使用繁體字，根據現行標籀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整理標籀的通例，對全書進行統一規範的標籀。

《緯略》中引用各種典籍非常之多，所以書名號的使用較廣泛，本次整理對書名號的用法進行了統一。

四、校勘與注釋

1. 因課題結題的時間太緊，加上寧波的條件限制，此次整理，主要以《叢書集成初編》本的《緯略》為底本，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對校。所有校勘，在腳註中說明。

2. 所有校勘的符號和注釋相同，置於被校勘字、詞或句子末字的右上

角；如果同一處既需要校勘又要注釋，一般先校勘後注釋。

3.《緯略》中引用各種典籍、人名、文物典章制度非常之多，為節約讀者時間，主要在必要處進行注釋。因全書字數限制，注釋力求簡明扼要。

4.此次整理儘量保持原樣：正文中的小五號字，是《叢書集成初編》本原版所附的雙行夾註，此次整理特意加括弧、用小五號字印刷，目的是為了儘量保持原樣，在此予以說明。

有時候《叢書集成初編》本《緯略》的原文不分段，但上下兩句故意空一格，主要是為了分段的緣故。本書校注時，也保持原樣。如正文卷一“賦體”條，“……侍金疊之雲舍”之後空一格才出現下句“梁王僧孺……”，正文中同一段的空一格，都屬這種情況。

5.古今字、繁簡字、異體字、不規範字等，在校注中進行說明，能判斷正誤者，在校注中標出。如果難以判斷，則標明“未知孰是（誤）”。為節約篇幅，如果某種情況反復出現，則在第一次出現時作出說明。

如正文卷一前的“《緯略》提要”條注釋③：“《經略》、《史略》、《子略》、《集略》、《騷略》中的‘略’字，《叢書集成初編》（以下簡稱《叢書》）本作‘略’，《四庫全書》（以下簡稱《四庫》）本作‘畧’，‘畧’為‘略’的異體字。本書中‘略’作此校時，後文中不再重複。”

6.需要說明的是：本書的《叢書集成初編》本和《四庫全書》本的“緯”等左邊是“系”字底的字，《叢書集成初編》本的“系”常作“小”字底，《四庫全書》本常以“灬”作字底，這兩種偏旁通用。因字數較多，為節約篇幅計，不在注釋中說明。類似的字，還有“卽”與“即”字，兩字可通用，亦不在註釋中說明；因本書底本為《叢書》本，所以，正文都以底本字為準。